





雪峯空和尚外集

頌古

梁魏山河本太平無端容此老狐精
九年皮髓分張盡隻履空棺更誑人

宗師一等把宗綱魯祖垂慈太著忙
璞玉渾金雖定價往來多是不相當

廬陵米價忽相酬巨宋山河四百州
青草渡頭韓幹馬綠楊陰裏戴嵩牛

藏身北斗道彌昌三脚蝦蟆著錦襠
多少病貓餐死鼠日中擡首眼無光

杖林山下竹筋鞭六月行人口吐煙曾在祝融峯頂
見十分月出在平田

杖林山下竹筋鞭生長由來古佛先一擊眼睛纔定
動又隨煙雨過秦川

趙州老倒一禪和勘破臺山箇老婆笑倒石門庵內
客一條濟水過新羅

野鴨羽翼能幾長馬師眼孔些子大從他飛去擬何
之須待拽回遭笑怪

不是風兮不是幡胡僧兩耳帶金環分明有語無入
會又上高樓看遠山

胡僧上人見上云方語也

不是幡兮不是風毒蛇臥在酒杯中寒山撫掌豈干

笑萬里鴻溝屬沛公

不是風幡不是心曹溪一路盡平沈俊鷹豈肯籬邊

立直透青霄萬萬尋

十智同真驗作家可中毫芥不容差若無師子翻身

句現在徒將面目誇

古人悟處今人眼善巧休為眼畫眉不見馬頭人廝

撲一拳打倒只臨時

盲人端的有眼鐵牛通身無骨不信問取桃花便見

靈雲敗闕

桃花春暖盡情開一見無疑頗俊哉不是釣魚船上
客無人把手上高臺

西來密意庭前柏有語無語徒分拆若是道人但舉
來只麼守株無了日

咄哉王老師赤窮身也賣喫些油糍歸至今被人怪
六國平來一瞬中心王不動八方通從前汗馬無人
見只要重論蓋代功

湯潭遲上人出示延福頌古三首索鄙語因用
其韻贈之

馬駒踏殺天下人炙地熏天氣轉腥百歲翁翁開口

笑江西從此足人行

引鼻牽回野鴨兒升堂卷席便高飛後來要識吾宗
旨試看而今是甚時

千年滯貨無人顧拈起從教著價看一口直饒酬得
過汾潭山更過西山

覽趙州語

趙州借得空生口便自縱橫師子吼問其佛性狗子
無問其甲子蘓州有而今此口還空生古佛依前成
漏逗掀翻海嶽覓知音箇箇看來日中斗

大士講經

兩口明明一無舌同死同生爲君決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脚下流出血

石門庵偶作

百鍊黃金鑄鐵牛十分高價與人酬臺前不有花含笑應是東山一夏休

冬至

冬後一陽生東君曾未說百草總不知梅花先漏泄鐘聲出遠林馬陣橫殘月更擬問如何弄巧翻成拙

巨風行

海山一雨三日風折木舉屋如飛蓬路人驚竄居人

泣平地乃是洪濤中

有生何處得安穩方寸是爲風火本看來出爾方寸間雨霽風休海天遠

擬月

圓時缺處何曾有缺處圓時自儼然舉世盡隨圓缺走幾人透出未生前

擬山居

擬古人之山居作

古人縛屋山頭住十年不行山下路終朝兩眼掛枯松不憂無米但覓句滿屋風聲合雨聲半壁山雲雜山霧於中只麼過此生猶勝時人三五步

食筍

機泉擣粉炊明璣竹根燒筍然竹枝錦綉稚子擯戲
角玉版阿師囊穎錐同槃苦覺風味好對客不知寒
涕垂古來山林例窮餓藜蕘誰腹蕨克饑我今一飽
萬想滅老馬釋羈牛脫縻南山蒼蒼入箕踞涼月同
同生談犀公無說與市朝子啄腐吞腥渠得知

與夢石分歲

歲盡人人有可分翁今分歲亦隨群餅翻溪上團團
凡鱸縷簷間細細雲漱壑醴泉春萬斛堆槃珠柳雪
千斤兩翁一飽風顛在倦僕飢僮總未聞

無規矩

赫日光中強作主忽然霹靂聲中死仰觀不見太虛
空俯視分明無寸土跨瞎驢追猛虎百戰場中有文
武老來信手斫方圓從教人笑無規矩

春日示眾

青帝一微笑恩光遍剎塵如何百草上剛有未明人
人人當節令合故竟開新東山拄杖子也白黑鄰皴
和直指春日示眾

庵前烏龜久不見一夜雷雨忽然出東山老漢眼瞎
癡近前問訊定先佛

大隋

杭泉次
東坡由古向來
恍惚見之

談犀有犀柄
犀因龍月啟生
角

同明也

直指示衆重說獨瞿曇捨身得其半東山和出一字
無擘破面門君自看

覽印無在語

老胡遺下一則語而地普天無不舉傾湫倒嶽是家
常物義不傷多芥鹵塘螂莫笑夏蝟癡甘草酷似黃
連苦黃連苦南泉不打鹽官鼓

松齋直指因喫粽與兄弟論鐵酸疎金剛圈栗
棘蓬話作三偈見寄合為一偈酬之

直指喫粽被粽賺吐出多年鐵酸疎俊鷹纔見冲天
飛餓狗牀根爭啣啖忽然變作蒲與圈鷹也迷蹤狗

也奔百年滯貨無人要千里持來訪我門象牙不出
老鼠口富貴或生窮相手倒把春風二月花滿勸松
齋一杯酒老鼠口中象牙與春風二月花皆直指語

別劉師美

世故熏人易變初誰能變處即如如相看有道遠難
說且可還家深讀書

十年倦客思深隱江北江南千萬峯今後故人應念
我有書何處覓行蹤

某得銀杏不食種之庵前見者曰是三十年乃
生公老矣能待之乎某不答作日

百一指名

世故
熏人
易變
初誰
能變
處即
如如
相看
有道
遠難
說且
可還
家深
讀書

了了六六

北海山房

蟠桃一實三千年銀杏著子三十載老僧只作五
看汝莫悠悠且少待階前始菜今出屋便是攜盤走
僮僕伴我東園看菜歸與汝煎茶剝黍玉

尤溪補陀巖

巖下溪聲傾法雨巖頭雲樹聳華冠游人不入普門
境只作青山綠水看

通海井

疾風駕海生春潮巖根石井澹不搖是中何曾得通
理而以名字懸巖腰道人眼空君勿怪大小混融無
雜壞呼僮探井灑硯時是君硯中有滄海

靜香軒

種竹竹既立藝蘭蘭亦芳爐熏安用許靜極自生香
十客九常在古人今不忘如何杜陵老獨喜贊公房

聽雨亭

我行台廡之中途一年兩憩安公廬不知昔人去此

遠但見水石清而虛尚來破讀有則語懸水瀟瀟日
夜舉道人似欲暗投明故立此亭名聽雨客如鏡清
老更癡入流截流誰得知願公竹扉且常磨我或發
興來無時

東庵泉銘

不九年種竹
年山心
天台一石

鏡清
客年心

改
改

脩竹盈門寒泉迸石此老何為居之終日泉知說法
竹亦能禪洞山五位臨濟三玄

四威儀

行忘其麤操得人憎一舉足趨倒佛前燈

住對火浩歌敲火筋有客來爐中出煨芋

坐入夏親錢無一箇催免了縣裏公人到

臥合眼軋坤都蓋過没人知晨雞剛說破

行兩袖清風一瘦藤人見翫南寺打齋僧

住五合黃陳半瓢醋見客來般般皆要做

坐鼻孔婪巉眼睛大也有久一見橫趨過

此後却之言此規矩
之行步不拘法也

見習

亦未二三未
住望二弟切會

臥鼻息雷鳴撼隣座忽翻身鐵蛇橫大道

幽巖頭陀求化

火後幽巖山中有四在句院在要人興鐘在要人鑄

道在要人行佛在要人做頭陀寒拾流四句盡分付

與郭郎作骨董羹四首

詩人例窮無可佳借蔬代菓東西家餽中一字不療

餒奈此滿筵皆雲霞郭郎之貧亦相似眼高視世如

空花兩翁相值且相照薄糝藜羹終勝茶

詩人說盡山中佳一原春色秦人家松自宮商竹自

羽空明樓觀溪明霞微言到耳萬世事香氣熏入百

一カセ

石身若斯

注

若

八十

種花同欄立盡聽吾語
解眼湯成催客茶
寒士百道食藉佳取比八珍五侯家
分甘長貧體生粟誰能一飽面
發霞自盡青菘燒蘆服更雜玉相
天花願留佳士宿清書細引鐘香
深炷奈上天既雨晴亦佳黃雲滿
瓏金滿家政須與子加餐飯何苦
預入三咽霞今年明年吾自老十日
五日梅當花豈無詩力禦強敵已作
睡魔聞醞茶

四景 金口中之景

沙寒雪後天鳧鴈將傳侶獨怪蓑笠翁維舟一歸去
野闊煙迷樹江清水學天白鷗蓋具眼終日老人邊

急雨近欲黑斜暉遠更明倚樓誰氏子興與大江橫
快霽初無象豁然千里間十年歸客眼一點沃州山

贈吳晦叔雪峯造金剛

執金剛神安法界塑之年深亦復壞居士有力如金
剛一念成就金剛王魔塵不飛佛日光門外人趨選
佛場

送湖州覺化主

佛子汝知世界海有等世界多寶藏於中凡聖情非
情靡不皆依此寶住或取而有為慳貪或捨而亡為
孤露有亡取捨紛其懷是皆未和真寶所佛子汝宜

入世間開示人人令自悟求心不有法本無今此寶
藏自然至善諸一身寶不增散之萬有寶猶故以此
奉供天人師佛子是名真供養

和無在木蛇歌

小小蛇兒大大身曾吞衆象空巴陵歸蟠故山骨欲
福混入草木入更微瞎屢生甚手脚不善提持休提
摸枯木形骸似等閑觸著傷人毒無藥壽昌師憐老
病遠遠遣來相問訊擬欲庵頭伴老夫預憂十月霜
風勁著把火津送渠依舊令教待坐隅重告之曰蛇
乎蛇乎當如雲門應機忽突出莫學嚴陽到老安其

廬

勸德上人莫作言語

凡物得其時則鳴鳴之大者唯雷霆使雷常鳴不以
節人忘修省孰震驚往時者年深此旨十度發言九
度已更有寶雲多口師每見僧來面壁耳豈似而今
文字禪駢頭並駕爭後先願公藏此千鈞重等閑不
射射必中

草堂老師與請名庵曰頓

靖兄云

縮脚水上橫行掉臂空中直過無端此箇老人特地
與伊注破

經上言不用每後
自由自在之作

從父母產山至
一生一善一塵一
隨心所在更元形
出心燈馬不見
形隨然可要鍊
紅燈如今一看
浙東江南大美
詩復矣之
空一畔非老不知
仙只卦松耳
虫隻便卦松之心
有極心之

送清知客

從生至老只這漢歷歷孤明沒形段雖無形段却諸
訛要是紅爐千萬煨如今何處是紅爐兩浙江南試
行看空生老矣渾不知我松只在寒巖畔

送僧歸淨衆

君不見昔日貴湖拋保福苧溪溪畔曾叮囑汝歸東
海我歸山鳥道行人難措足又不見無隱當年隱石
師獨傍巖阿燒栗皮塵埃擾擾未歸客四壁生涯說
尚誰我今不向石師住貴湖亦非吾住處溪邊流水
自西東巖畔栗皮任堆聚信腳來到五華峯峯頭重

整舊家風為報漳泉諸道友吉山元是福山翁

頓庵

萬行不修僧祇不歷千佛數中位居第一
龍女獻珠成佛善財彈指入門若到頓庵門下一時
且作兒孫

無心道人梁長道以偈見寄次韻

法從本有何曾有心自元無不用無試問大雄山下
虎何如千里踏人駒

和慧知微雪韻

覆蓋乾坤似有功洞然明白却無蹤其如未識無蹤

意層玉霏霏落眼中

慧知微以布衫送壽昌可師有偈甚多戲成四首

一物全無盡力擔相逢江北又江南向來貼肉那堪語更著渠儂一布衫

著時人顯衫還隱不著人亡衫却存隱顯存亡是何物黃金鑄出鐵崑崙

寸絲不掛魚游網萬善嚴身月入雲若是壽昌端的處明年一領更煩君

普賢高繫象王袴妙德長拖師子衫遣向壽昌為侍

者一人不肖一人甘

送可師歸西山兼簡法華無證

可師有庵名無住

半世幾離合儵然無住身又為一去客元是再來人

野宿風鳴雪江行梅破春兩翁如問我為話鬢毛新

雪堂仍舊老師和予送可師新字韻見招復作

五首寄之兼呈無證

夢歷百城路笑翻牀上身惟應箇此子所以見吾人

玉蘊西山重花開南浦春異時冰雪裏仍舊一枝新

不觸波瀾手而彰名句身向來天上寺得此眼中人

一別湘湖路三面嶺海春何時清夜坐聽我話韶新

原宗回之因竟
貝

新字

干戈平定日湖海倦遊身况得君為社招呼我輩人
初無家似燕宜有喜如春懸想西山下雨餘鐘鼓新
妙湛清虛理芭蕉立井身惟君俱得地獨我不如人
書辱寒溫問茶分安樂春慰懃拜佳賜自汲井花新
木蛇頭帶角古路獨橫身大有傍觀者初無踏著人
病來思自養此去或同春送老須何物聰明具葉新

送入化脩上

爾祖傳家唯此鉢中雖無物不憂貧持從開市門頭
過倒屣傾困自有入

盡謂黃龍山裏龍彌年翻去碧潭空君行為報居人

道遐邇雖殊一雨同

送化士時在吉山

洞山身如椰子大不畜粒米與莖菜無入煙處門打
開接待方來也奇怪吉山從作山中主只用十方菩
薩子二時鐘鼓不曾虧是汝持來還供汝兩翁同中
具生殺明眼高流試提掇可中見得無少差是謂能
持吉山鉢

送茶化士

建溪深與吉山隣勝氣潛通不在陳但看吉山茶椀
裏雪花時現建溪春

遠一隣 彼此一如
勝氣看草木中茶
招殊勝故

五湖雲水訪山家不問親疎盡與茶
若省此茶來處者出門風擺綠楊斜

正味森嚴來處異叢林多用顯家風
趙州一味客心盡風穴三巡主意濃
要使人人開睡眠且煩小小現神通
郝源北苑大雲際盡入吉山茶椀中

送宗上人遊方

華峯壁立爲初文鴈宕深奇爲指南
臨濟見孫上封老見今說法在靈巖

送璉兄之雲門

人言學禪如學射誤得同流走天下
夢中射落鱉螟

窠開眼看來無縫罅無縫罅今不爲差
萬煅鑪中尋尾靶翻身築著老雲門
從古風顛稱普化

送澤化士兼簡雲門延福二老

青蛇在握心方壯赤驥追風路不遙
透得雲門鐵關過海濤聲撼洛陽橋

吉山何啻百彌盧袖裏攜來一物無
前路逢人卽拈出不知誰是赤鬚胡

過了雲門更好看前頭孤峻有姜山
三關一箭收功後南海波斯人還

送巾扇街坊

中燈指 粒也連片
沒此物須波物之
美之南一浪亦非
不竟也今一咳合眼
逢仙同脈亦相逢
在己心之故之

華巾未解心中結阿難有理難伸說犀牛扇破索牛
兒鹽官為物心偏切上人幸是手眼親獨用雙拈此
時節一條秋水淨無痕八面清風消惱熱

送知殿仙隱評言冬僧二点可

西天胡子沒髭鬚南北禪和苦覓渠合眼相逢開眼
笑君山點破洞庭湖

人人盡有光明只恐點時不到試攜投子油餅一一

與伊按過言大上所有之光明雖点出
人不可見之

諸佛光中眾生眾生光中諸佛若明生佛一如便見
重重涉入

脩廊下夜沈沈古殿中香冉冉要參過去燈明只在

如今一點

黑月夜中無別行人下足即疑須得心燈發現喻渠

是處光輝

送街坊

道在未能速說鉢空且要人持薦地街頭築著方知

此老慈悲

送踈山化主

踈山開山矮師叔手中木蛇稱家毒近江無水山無
柴我昔到時無不足休論苦苑與甜瓜是聖是凡同

此道連不能說
鉢著也後保壽
汝若長去市一也
汝築著街頭後
復知我有慈悲心

於石門之處知微
五年外卜相念之
指云在外相用之
後土約之對雲之
方山之後打故元
少之者矣逢
接打把東引轉
西

披秀東山所住為之

一家但看開山好基業與伊隨分著些些

次韻知微無外石門相會

於石門之處知微五年外相念之

鐵牛插翅快於鶻石虎擡頭驚倒人笑把方山輕換

轉幾多游子失關津

石虎五年外用之

送照上人

五華嶺畔白雲中送盡行人是此峯若問此峯何面

目但言鉞錫住經冬

送復上人之雪竇

復也雖少年其志亦猛烈發是指乳峯赤手探虎穴

直須得虎歸不可只麼說送之披秀前歲暮千山雪

送超侍者

空生象中居似欠人偈債超禪歸臨安亦來相惱害

布袋連底翻一還無復載閉門卷新經後來且莫怪

去去復何言西湖蓮子大

疎山作餠餅草堂老師出語云色香味觸具四

塵且道餠餅具幾塵是時眾皆無語老師末後

云大刀三十口以頌系其後

大刀三十口方語云喫

一處打開五處捏就中下之流槌聲斷後

送化士

時在護國

一偈普送諸人諸人同乘一偈持遍萬戶千門箇箇

不落第二有則直是當陽無則極難回避有無二彼
俱收丹山與汝巴鼻

和彦忱舍弟與保壽靈空老二首

家山雖好未安住鄰寺有僧時訪尋
海打翻歸去笑吟吟

鼻孔當陽曾蹉却眼睛在眼費追尋
一朝眼在鼻孔上和得靈空雪子吟

送白兄歸稼章

我今懶說得汝亦莫言別莫歸剛要歸
不說又著說土宿騎黃牛旌陽鑄生鐵
老胡道未行當門齒先折

三年留客歸一等是饒舌努力慎長途
春寒天欲雪

送智道者大惠之弟也

宛陵道者菩薩子化遍東吳今到此
干戈叢裏月行空憂苦海中蓮出水
知空曾見老衡陽冷火枯牀同
夜南大有衡陽跳竈兒珍重此行俱訪取

送堯愷二上人

四山如壁不可去當處如火不可住
上人既是要游方可中須得超方向
珍重便行萬八千通霄有路恒
沙數不落平常試道者道道若道未得此
去秦溪有直指老子若能見之必為汝道

宛陵道者指云知道者
心竹空想是時
亂智道者猶如月
如定之而愛一水宿
人煙各中能行
化來恰如蓮出水
云云知一陽東山道
見大惠冷雨相
逢共往大見
勝謂之言至在
官電上取言
汝善惡知辨手等
皆謂尋人

四山生老病
又友死病裏

與洪兄

無傷機器微我此法門大萬殊紛目前一衲俱蓋過
天外出頭來衆中交脚坐佛祖是伊成未言遭一唾
和東禪以李侍郎庵招
大隱何曾棄簪組醉鄉有路入無何百年快活自不
徹誰肯尋人到薜蘿

敢將不出以為高朽素其如六馬何賴有貧溪長柄
杓不妨霜月在松蘿

送麥頭

淵明非達士乞食拙言詞誰知我輩人佳處正在茲
所化果何物持來復是誰山前小麥熟行矣今其時
乞鹽
水中鹽味舌頭眼不為無形便謂無試向秦溪溪上
問可中大有赤鬚胡

與諸友

龍亡大澤蜿蜒出火炎崑山玉石焚百種交前今盡
見一時零落古無聞家居海角荔枝塢書斷江南鴻
鴈群記得風前二三月客亭長短我隨君

送空兄

宗兄

空不識宗宗乃通宗不識空空乃同同風更得通風

句只這空宗是祖翁

衲僧杖子天然別千里萬里一條鐵點著閩山即便
回敢保老兄猶未徹

過靈石賦頑庵

靈石在福州

道人揚岐五世孫曾持鋤斧開雲門屬時多艱眾且
去百折十摧君獨存住庵了却行脚債隨緣混入眾
生界和泥合水二頃田接待方來一莖菜我初北歸
先過君彼此老大言無文長年聽法庵外石求日不
藏巖上雲莫嫌家風四立壁應用河沙體堅密客來
有以頑自疑玉問道人三不知

永旨

三

學頑未到頑之孫再拜頑庵求入門當時此老有何
說火後莖茅今尚存人貧信是思舊債一飯重尋香
積界堂上未瞻癡絕翁溪頭已見隨流菜惟頑顯頑
分不分以水投水無留文地爐火煖坐自睡金博朝
參寒起雲與君相從君莫逆向來不踈今不密明朝
山在雲自飛後會有無俱不知
明朝一答君如山住
亂後入黃龍途中示道伴
羯胡如鬼馬如風雪刃縱橫到處空生死路頭君自
看活人全在死人中

送川覺

此曲有后之平

但我等金運却是死人之語若何波華大易成

凡錫胡夷狄
到如鬼神子一空
生一中言大亂人多
道伴自看即个死
飯不地之故謂死

鯉魚山赤梢鯉辰錦砂未爲此吸盡九脉泉透出三
峽水上得百尺竿隨在壑窺裏桃花浪急禹門高雷
動不驚爭奈何

送人歸臨漳兼簡湛首座

白雲埋藏立壑裏夫風無端忽吹起鴈山聳秀我杖
頭漳水澄清君脚底一南一北恰同途雖曰同途不
相似到家爲我到龍山問訊山中湛老子

別一老還鄉

遠去羌峯最上層齊開八目帶力行更深誰向傍邊
立樹上安身兩弟兄

送人往臨漳

通身紅爛不堪歸只爲無人識得伊覓得休粮聖方
子刺桐花下笛橫吹

休處言休便好休家山春色滿揚州何須更說通身
句歷歷東風百草頭

與修漏頭陀

上頭一竅寂請訛多少鄙公不奈何每見諸方多指
注誰知笑殺此頭陀

是處叢林走一遭敲斲打瓦不辭勞忽然踏著通天
竅始覺從前立處高

送十二歲童兒

男兒十二有如此不減當年人姓甘避寇春風更春
雨舉家江北又江南藜羹脫粟依僧飯斷簡殘編近
佛龕我亦從來識英物夜深應與阿戎談

和壽山木魚韻

透出波瀾外橫身任探尋只知打我腹不覺痛他心
香積晨炊熟秋廊夜月深重重報君道千眼是觀音
和直指答方仲姚

海燕坐間談實相泥人夢裏獲真如空中種黍長年
飽陸地栽蓮永不枯

與香山虛頭陀

庵中有主從君住無主外來俱得路雲煙眯目山礙
膺捺莽欺人溪澗怒看他本色住庵人捏聚大千無
一塵自見泥牛鬪入海不記住來經幾春頭陀頭陀
休趁開一世初無一炊藟口邊白醜未暇措誰能更
乞諸方頌持來拋放烈焰中歸種香山芋與松蒿地
鑽頭輕築著林間石虎吼天風

和澹庵見留

時欲遊天
台馬壽

未暇住為巖穴主尚堪行作水雲僧賓頭諾詎諸尊
者又在峯頭望我能

把住如何却放行明頭暗合暗頭明豐干冷坐寒山
笑二月青田春水生

留度藏主

可行卽行今未可得住且住時已寒霜木滿園禾又
熟胡家曲子萬年歡

與照上人

照時遠近俱到用時毫髮無遺直得二途不涉方能
照用同時趨倒趙州略約拈起馬師數其任待通身
是眼當陽未免膠糊

與建州介瀨溪翁道人

翁翁介瀨溪頭住我亦曾從溪上過一鉢飯香留不
住信根道眼兩無差菩提種子男兼女清淨家風菜
與茶大佛所傳無別法只今猶有老僧伽

送靈石修造

靈石有殿不知年日炙風吹太可憐今日諸郎爭著
力要令突兀在人前人前莫作土木見八面渾無刀
斧痕似此殿成安底佛釋迦彌勒是他孫

建州梅仙壇

梅福字子真乃南昌慰得仙

漢室中微竹生馬先生一肘何卑下天門九重呼不
聞避時乃作居山者搗來山間藥道成雲輅高舉風

馭輕大溪之南古壇在空山落日秋蟬鳴我寓其隣
喜清曠時來送眼風煙上遺丹存亡今不知癡人且
啗壇中泥漢王莽謀廢位乃偽識符裏生銅屬王莽洛天下時梅福之慰
知其偽乃上書言朝廷心報福乃隱於仙

送僧上徑山兼簡妙喜老人

大士昨來聞出世阿師今日又登途杖頭倘有圓田
地寄我山頭一紙書

半幅全封一字無莫嫌者也及之平還將昔日芭蕉
語寫作王公十道符

和支提秀和尚

尊宿老河東叢林之眼目靈明劍倚天秀潤山舍玉

憶昨台鴈行再拜初接足森嚴聽法徒天冠千眷屬
不以空也愚斯事力見篤別來化城鐘屢度新豐曲
一字妙無傳四方牢記錄安得從之游寒泉薦秋菊

合三韻酬夢石本是三首
今合用長篇

老人說法山峇鐘不以二重去一重後生望道未之
見鑿冰琢雪徒彫蟲門前蟻合忽雷吼蟲臂憤階爭
出手三文撈波年代深化成老婆黑而醜東山擊節
黃石歌空花之影陽焰波不知真偽爭幾何高燒楮
按春寒多

又

直一渡以智惠
橫清淨海小
若有小乘便如何
同斯言只与三十
棒亦不足

淡塵薄樹歡兩鍾麤疎惡布著兩重大開摩醯頂門
眼莫作師子身中蟲石頭未必能真吼臨濟只是我
松手焚其禪版增其光受其鉏斧彰其醜夢石擊節
東山歌且天烈焰橫清波小僧再拜問如何三十山
藤未是多

胡相士求偈三年予不說今秋復此與之

道人無心寧有相以相求之無乃妄更言壽夭吉與
凶空裏覓痕鏡中像胡君得處初不然無相之中以
相言聖凡良賤皆一目但有絲毫俱現前說既無私
聽無忤禍福死生皆夢事我唯以此入世閒猶如化

人觀幻士孫陽於馬師曠琴未可與之同日語老僧
大笑客出門秋雲駕雨過前村去去不須談此老三
年一偈真賺我

謝顏庵主拄杖

拄杖一枝蒼龍出水大流激湍衆峯齊峙

回澤老

昔人住庵水流菜葉識者非之况紙上墨

和靈空見贈

跨海鐵牛真有力依山土豹敢言威春風二月江南
路相別相逢眼似眉

怒雷割地衝陽信皎日行天保壽書從此華山山脚
下又添潘閣倒騎驢妙喜有書抵靈空空答云稱
辯宗論故有怒雷皎日語

送泉州積善專使

積善山中僧有瞻如天大敢持居士書來覓空上座
跨門不肯休著了方知道歸語晉江人大蟲裹絲帽

送泉州使臣

只這佛國土遍滿十方空毘耶金粟老說法在其中
徹骨慈悲棒當機激箭鋒空生打退鼓不敢現神通

送潮州定兄

臨漳拜起秀峯出氣潮落海門月生雲際定則不二

二則不定鱗魚潭底黑如煙輕輕窺著傷人命

送樞兄之梅州

住庵人老雷堆行腳士心孔開忍寒莫守雪山雪有

口快對梅州梅梅州老人我知識入門不用先安排

橫膝黑蛇三尺鐵崖崩石裂當一擊

黑蛇三尺鐵大惠休後

謝曾運使惠詩并石爐二首

公詩妙天下當與天下共我欲私藏之奈此知者衆

乃持海一滴施作無盡供莫生文字見句句是日用

淨名丈室中熏爐亦冰雪持供雪山僧蘆花與秋月

客有問法來跨門或未嘗焚亦懷中香聽此石友說

和徐侍郎兼呈鄭漁仲

徐卿天上石麒麟天遣來清地下塵筆帽一掃明珠三百斛盡精乞與世間人指文章

夢裏分攜二十年君忘名字我忘緣寒臘風帽淡頭見疑是襄陽孟浩然

忽憶曾乘蜚子船煙波萬頃對安眠向來親切渾拋卻卻聽傍人名字傳

慣穿八索九流手參透男婚女嫁禪暮地來尋僧印可趙州當日見南泉

歌辭信口端師子千木隨身鄧隱峯兩箇風鎮筆幾詩一天霜月似相容

眼看鴻鴈入冥冥忽起尋山杖履輕不謂蒲陽鄭夫子一書猶解問空生

和曾運使

心法兩忘諸說到文章百鍊古風回方驚吸盡西江口又出江西一派來

而今派下皆籠象有著風巖老萬回大士不知何所取真成千里賺人來賺

我夢玉山架茅竹清溪澗澗路回回丘山便是龐公宅老倒扶筇日日來

幻師拈起一枝草無限春光應手回認得春光與拈
草分明開眼被瞞來

諸佛衆生同說法一惟直截一迂回江南春水天相
似白鳥有盟歸去來

詩壇拜將思工部我已佯狂類萬回賴有江西老
聾宿揭天捧喝待方來

送隆首座

行腳人何踈豁芒草鞋布直襖打開包袋一物無拈
起瘦藤天地闊遇寺入逢飯抹不學些子律儀只是
一生快活見介曲泉牀頭老漢六十三七十八不消

一撮背卻法堂脫皮靴阿刺刺

送支提化士

天寒忽憶大支寺迢遞晚鐘煙際山安得腰纏十萬
貫亦隨君去飯天冠

與法界才庵主

不動莖茅法界庵庵中無物不同參一條白棒胡林
角穿卻從前五十三

三腳驢兒腳踏天恒沙諸佛若爲宣閻浮夜半人驚
起把得芒繩下鐵鞭

題圓融庵藏書塢朝川圖

千尺蒼崖貫日虹，忽驚懸水坐生風。不知摩詰長神力，擲得他方置此中。

橫澗老蛟松夭矯，埋雲古洞石嵌空。共鞋竹杖如堪畫，乞與寒巖作主翁。

別圓融庵主

青田東望山如藍，過嶺獨喜雲映甘。叢林荒寒不入眼，耆舊只今多住庵。汾陽昭對矮師叔，甘露有源梅子熟。長年風月但平分，一日空來鼎三足。屋頭高梧忽秋聲，老去彼此雲無情。歸山自畜長柄杓，珍重庵頭折腳鐺。

悼惠知微

崇寧乙酉此時節，情與無情同出生。紹興甲子時不移，情與無情同入滅。一生一滅無欠餘，未上露些端的。別通身手眼，不奈何。謂是西歸誘吾友，乞與諸方拄杖頭。黑黑明明三八九。

惠知微臨遷寂，作圓相中畫隻履。寄東山東山開見問，僧曰會麼。僧云隻履西歸東山吐之曰汝埋沒。惠書記僧云和尚如何。東山將置頭上起身而立。僧因措東山曰苦。

送僧之育王

一庵臥病死無異放髮齊眉老便真相送無言茶一
椀江山岸下浙東船

劉世美宅新架詩禮堂來夜閣來薰臺游息軒
養心齋以五偈贈之

蚤聞彭城子詩禮為專門只今青雲上粲然見諸祀
我願天下士奉親皆若此家家父母前人人老萊子
客有跛其足莫登主人臺願為南來風長滿主人懷
隄下義皇人酒中桃源路客非伴與潛我醉御旦去
心感由多技養之先欲正紛然萬化塗廓尔大圓鏡
庵前蜂去數日復返因作辨正詞

向聞刮責抽單去今見時難領眾歸歲晚蕭條單位
在汝飢猶可主人飢
蜜巖所繞眾如雲客至還開甘露門三扣蜜流入不
薦卻言蜂子解人言
無多鼓吹惱比隣且看梅梢欲放春尔輩只如前日
樂老僧何似去年貧

蒙庵自東山寄龍眠畫寒山拾得圖來令作頌
寒山著屐把簾作舞拾得腰筒拍手而笑豐干
騎虎搔痒脈之戲書其後云

二子相逢舞笑時此翁拜發似因之坐間一虎低頭

觀觀著二人總是伊龍眠盡出意不淺空也言之恐
未然更向蒙庵問端的榴花洞口笑掀天

和鈍庵雪頌

試看而今是甚時文殊無地得遊嬉衲僧眼目難瞞
處把定乾坤未許伊

和鈍庵見留

我來臨汝問黃龍君已空中定鳥蹤從此和君不啣
喙至今同飯五華峯

雖是同居元自住若言自住又交參十成有轉移身
句倒跨須彌一二三

作伴才消木上座同流初未許寒山而今卻向天台
去擊動寒巖莫與閑

用靖兄韻送義兄

妙德熏天富空生徹骨窮同將一點雪煨出太虛空
少待鷓鴣化聊資九萬風慙慙問行李一箭過遼東

和訥庵送秀上人之湖湘

君山清絕吾未盧坐想寒水連汀蒲公今因行得掉
臂扁舟獨載如輕鳧凭高乞與眼界大重磨古鏡開
平湖潛龍無聲霜月冷白鳥出沒叢蘆枯煙渺明邊
齋公渡岳陽句裏瀟湘圖作詩模寫但彷彿佳處付

公聊自娛

用詢山堂韻寄澹庵

泥牛石女本同宗一箇惟聰一箇聾問著威音已前
事總言裴楷号精通

休論他家種性邪惠崇蘆薦趙昌花不知真假爭多
少且盡杯中苦澀茶

謝盧居士法衣

雞足山中藏不得黃梅夜半負將歸而今盧老重拈
出便是山僧身上衣

長者施法衣山僧肩上海搭有口令嬾開又憑衣說法

今

與隱上人自梅州歸

一庵老兮藏百拙隱不隱兮吾何說空心曾食梅州
梅赤脚又踏雪山雪歸去來兮何似生一朝雲突遶
天鷲

與正信庵吳居士

心外有佛不名信自心是佛亦非信信盡心云佛亦
非那叱手把金剛印

與純堯二上人

東山不會禪只解拈飯碗方來英俊流苦苦攻渠短
袖中出幅紙當面換渠眼不是東山癡且要客心滿

送覺允之東禪

了了了覺覺萬里岷峨何處著
全身夢入盡毒鄉
滴水不沾隨飲啄
覺覺了了了金雞一拍扶桑曉
眼開還是覺城東
急打翻身箇筋斗

戊辰夏熱澹庵為設招涼感而有作

丹山之松有如此獵獵蒼髯自風雨是中便是無煩
天咫尺人間困蒸煮憐我臆軒苦未深解技減翠介
清陰我初則喜久乃媿秀潤未赴入之心欲介直為
臨濟樹一道陰涼天下住我寧獨受焦灼休無以技
葉為我憂

送雪竇化士

雪竇性化士得得訪空生
麤茶喫一椀淡話說兩聲
貧無錢註疏懶作偈
送行只有霜空月相隨到四明

送僧行脚

兩兩三三獨自行
風前大好水雲僧
神光萬里杖頭
眼出入飛猿似不曾

送岸上座出隊

道人自嫌不安住
四年三走黃塵路
那知擾擾黃塵
中暗去明來皆當處
觀音關市閑普門
彌勒魚行弘
六度道人笑我多
談出門煙雨遙山渡

送延福專使

全身荷去萬鈞重千里持來一物無且喜重關俱透
微浩歌歸路倒騎驢
剪剪江風雪應時雪中春在老梅枝朝來折作江南
信戲蝶遊蜂總未知

送鍋頭

白雲生處疎山寺無水無柴世得知若問道人今日
事木蛇鑽破鐵鍋兒

和草堂送通直歲歸龍舒

箇是群中穴鼻牛去無所托住無留須彌南畔封疆

闊水草縱橫得自由

送實兄入閩

病夫不釣龍江月倒指于今已十秋君過合沙煩問

訊蘆花深處舊漁舟

鉢飯元無那免乞家山既有要須還莫愁細水急於

箭入得飛猿總不難

贈齡首座住庵

三關透罷復何言一派銀河落九天塵竭魚吞南海

浪扶桑人種陝西田軒兒首坐之且那之白一家首坐住庵

盱水盡頭居士宅白雲深處法王家誰知長就無根

筆跡所生綠
三言黃亮宗之說
三關透好云二一天
首坐已透罷三關
後何言什透三關
三言黃亮宗之說

送天
東

三十三

首坐已得自由自在
渡海六場更云浪
此舟入更口其亦中
有宿信振君
者勸人念南無化
世莫本有仙仙海之
故不計船名云々
我由亦自由
之文杖大衆人種
陝西田以首生作
務

上尖注分

（一）

今故比个海
六場更此蘇翻昔有三十二
樹便有人尋臘月花

南方浩浩正談禪誰問若家博飯田待我寒衣都補
了抽茶來訪鑼頭邊

飛猿關外路縱橫雲水多羊取次行今日有久親坐
斷往來公驗要分明

說圓不覺拖泥水立悟分明落二三要得不移豪髮
許寶雲山裏寶雲庵

與海上人

信步南來謂行脚袖手群居頭似杓自視初無一線
長君獨喜之無乃錯偶將布衲翻轉披驚起黃龍跌

折角海兮海兮知不知西山走入滕王閣

送永兄遊浙

峨嵋山脚蓬蒿箭射中虛空成兩片驚起當年陳老
師通身是眼何曾見

湖南穿過來江南無師不道無禪參雲門坐臥了一
夏澗水松風共對談

秋來射入吳中去寄語吳人好相遇承言便是過新
羅孤負東山出門句

與南雄朋上人

馬祖接得大雄峯一喝當機三日聾近來叢林無此

馬一這松原在
本行

近來一作更金

百天手注。多一中

只天文句。君一客

六祖一言。持一石

山言。滿一昌

從後見本行

上三注過

去一月注僧有知

集言。指一玉自

由之介凡一中似

氣生乞令彼人等

直一渠注縱如是

未初何令上手

從寧出注林方

不注看注文

言語句可和得

是注書注文

所得注之

天一夫須出頭

天外稱丈夫

作多是活埋文字中君不見注巖新容特右墜腰供七

百一字不能入為書注繼續衣孟是伊得又不見周金

剛滿車載注疏遊南方紙燈忽滅眼睛出白棒一揮吾

道昌玄中人甚眼目指金成鑰石作玉聖兀命在渠

手中凜凜威風誰敢觸直得如斯未稱渠注曹何苦

猶貪書是間縱得不為貴天外出頭方丈夫

西平石蛇庵

一段風光出當家真成家骨與玄沙遊人擬踏庵前

石照巖南山驚鼻蛇

頭枕南山尾北山風雪陡頓落人間五臺拍手峨眉

笑此外都盧是赤斑

送天衣化士

化人手裏家常鉢細大投之總不遺今我助緣惟一

偈且煩持以供天衣

送化士時在山

千差路上尋人沒底孟中取足雖非格外風規且是

瞿曇目錄

諸方多是雙行踈山純用一著乞食且要及時佛法

不怕爛却スルヲ

門外斜風細雨牕間禪版蒲團不有高人猛利那容

老者安閑

達幻方能應物忘心乃可猶門在昔我嘗用此而今持以贈君

直為江西老宿便忘世路間關千里一辭闢嶺四年三到踈山

飯在千門萬戶僧離古寺名山七佛已前儀式一時頓覺追還

達士相逢即出初僧似有如無上門上戶討得堆山積獄破除

調心不易安心易離世非難應世難要識諸君三昧

力莫辭同隊到人間

人間岐路事何如小大榮枯有萬殊但願家傳無底鉢盡情收拾不論渠

秘在形山元是礙散於人世亦非真還從是礙非真處收取歸來要見人

收得歸來一破顏兩肩荷負幾多般當堂放下元無物打鼓從教普請看

堂中宴坐山舍月塵裏分身珠走盤但得此心無住著世間那有路行難

此鉢傳從諸佛大緣今在汝身盡力盡心持去上門

上戶尋人

迫促空生說偈頓送普化上街三日兩日要供十日五日要齋

送化主詩在吉山

空生曾乞臨江市日與雲居打飯錢老入華峯無用處若今行乞記當年

吉山真心成抑逼僧至參禪令乞食誤他多少禪家流入不得處爭著力

明知曰空具足器向裏得時無不是及至歸來放下時笑倒南山老龍鼻

袖裏深藏大吉山逢人拈出好生觀不嫌貧富僧兼

俗價數高低試著看

昔人遣化曾垂示三步五步一感鼻從緣入得即不

無七佛之儀殊未備今日吉山分化人豈在途中方

瞥地千差一印靡有遺萬善同歸寧自利不自利非

利他家家門啓通霄路處處蓮開火裏花

堆堆危危是什麼生鐵饅頭千萬箇無心碗裏咸將

來有眼禪人俱酸破吉山安眾飯亦無終是不教渠

忍餓煩君普告信心人一句當陽莫蹉過

空生曾乞臨江市恰似君今無別理只將千聖不曾

今行戶

傳到處逢入水投水持來滿滿復是誰把得便行何
擬擬雖然末後有牢關踏著歸來不相似

一偈普送諸禪客萬化門中等慈力門門對現沒遮
攔箭箭離弦俱中的因記芭蕉曾遣化未出門時先
話霸而今更不論親疎收功盡在華峯下

少手入衆先行乞最初一步須牢實多見時流昧此
心施受之間兩無益信心人一粒米重似丘山曾不
止持來豈是得便宜未了分明著他底賢禪賢禪宜
努力諸佛衆生從此出逆行順行怒相當戶戶門門
成大吉

送泐潭化主往泉南

馬駒霜蹄疾如電通處千人萬人見於中有箇見得
親也似不虛行一轉古來佛國號潭泉此去逢人呈
舊面不須更煉親與疎是有是無都一串看看邀起
南海波流入西江爲嶽漫江西老宿問空生但道而
今成老健

送通功二化士造大際藏經

大經本無文唐梵錯翻譯瞿曇宜一字至今猶未畢
歷世癡聖人出頭競分析要使其光明轉見黑似漆
若入衲僧手自是不費力拈出大際山般若波羅蜜

送茶頭并化士

四海建溪茶古今人所重惟有禪家流端的得受用
風穴出送行香巖用原夢古佛老趙州到與不到共
今者披秀翁又作如是供階也分化權空生與之頌
但得出處真一用一切用

物以甘柔趨所嗜茶獨森嚴正其味老僧得之其夢
圓張喚引喙欲談禪小僧得之忘百慮挑囊直入茶
山去僧無老少俱喜茶問訊武夷僊子家待我明年
春睡醒借余郝源作茶鼎

三昧酒喫便醉坐禪時只瞌睡輕輕未可悚動渠送

上茶山渠自會見張三逢李四把得使行果靈利一
枝春信有來由六出飛花不相類到秀峯真得地四
方老衲如雲至跨著三門醉一林換却眼睛拈却鼻
鐵面老禪今健否家居道舊想安然飯香苦憶伊蒲
饌井列還思甘露泉

真鬪九湯雲起雪貢餘徑寸玉無瑕春寒不念山中
事歲歲封題記我家

瓦盆雷動千山曉橫嶺香傳兩袖風添得老禪精彩
好江西一吸兔園中

令我老無崖險句送入行不折楊花前頭有問又須

道黃面禪和喫酸茶

衲僧手眼親把得是日用左乞建溪茶右化連江供
快拈兩條蛇併作一手弄行看臘雪消便是春雷動
拔秀三句二偈與寵為茶佛事法味法樂法財資神
資生資惠使於施受之間而無虛得虛弃我亦未盡
其中乃就其中出氣截却嬌梵舌根換轉衲僧巴鼻
來者滿與一甌看伊東倒西醉既醉各各起來門外
曉山橫翠期秀峯巖與龍化主
當陽一印妙無文慚愧東山有子孫是聖是凡齊印
定不妨持鉢扣人門

至辱莫若乞至樂在無求苟得無求旨雖乞吾何羞
道人白雲居心與白雲傳明朝出山去迫夏歸來不
盡大地是吾檀越梅花杏花先後發綠楊陰下問長
安門門有路皆通達祖師禪活鱗鱗長杭米飯抄滿
鉢

三子梗口

佛子平居觀世間皆謂圓融無雜壞使其應入如所
觀與奪交馳還空闕我嘗行乞今示汝要得圓成先
擊碎一毛不立等利塵八面俱來無向背如探有無
於懷中如問可不於自己無可不非外來是中欲
誰為慍喜佛子當持此法門入此界中而不現丹山

紅氈為汝開歲晚歸來金百鍊特在

道人隨處展家風酒肆魚行有路通但得堂中鹽米

辨吉山佛法自興隆

佛與衆生舊有緣入塵一向更為宜眼前不用生貪

戀三界無安若火煎

達人不見塵中隘為有而今這一解長柄來辭入手

來倒用橫拈風雨快南街打到北街頭東園乞得西

園菜阿呵呵也奇怪他家自有通人愛

送印侍者廣化開山歌

君不見東山老人僧中日法惟直指初無說有衆如

雲來不休有飯如山供不徧印道人善時節不持應

器循門乞只募同心一萬人請將大地為檀越或寬

平或曲折與我福田衣不別二彼雖無施受心萬斛

千倉從此出若見聞宜猛烈莫守從前懼怪穴此覓

信種落其中遍界靈苗齊秀發

送光侍者克街坊

養子不著順摩拈喝要二尊棒要殺摩拈得成用不

行棒殺教伊應手活東山炒得養子方所以用時俱

瓜抹我是謝郎先早歸打就鐵船相觸撥

送願兄化永嘉

秦谿在處皆招提我此東山為最上非謂豐危麗堂
宇於中坐此真導師如火周空擬則焚如鼓塗毒聞
則死癡禪砂劣渠得知但以情疑實相法我觀此會
比立衆一一從其法化生混而不雜如千光用而無
畏如師子汝宜於此辨有心此心一辨一切辨善哉
遍界塵勞門悉是東山大智海

脩途初發步步要相似後步纔到時豈離最初故
乃翁眾導師況是為之子欲取步驟同努力無忽此

送廣州化士

禪參閩嶺雪峯寺飯在南方檀越家歲歲僧歸飯滿

鉢普熏何獨是毘耶

雪嶺留香眾南方上善人先佛肅恭法佛子今此行
古佛有儀式初僧不放過一座雪峯山千門萬戶到

次直指老人韻送璠化士兼呈立中大

寶所龍蛇爭守護自非其人手難措若於箇裏到一

回堪與東山稱化士

上方香飯遠吹風隨我雲堂一鉢空要使人人無食
想却煩小小現神通

南庵居士今摩詰久稔聲光未扣門忽覩曼殊說三
偈坐令身在對談邊

送化主造大目谿橋

摩開太華手生鐵鑄就漢拈起白玉虹跨著谿兩岸
東西南北人步步無間斷直造大歇堂三三生事成辦
與聚道者造白林橋

自林山中一句子大谿為舌日夜說路人擾擾如不
聞聚等諸人今始覺

橫身谿上略相酬不住中間徹兩頭行人掉臂上頭
過誰信如今有通州

與玠道者造東山寺前石橋

灌谿磨箭雖去急截流過者脚不濕東山一水人不

驚擬動時時灘下立如何咫尺東山門在眼可望不
可及玠公老手但問渠自有方便令人入

送圓上人歸雲居

康廬諸峯歐阜殊寺稱天上衆五湖古來相傳應真
輩多入此衆潛安居有為白癩聊戲劇鄰坐惡之思
割席一朝忽怪單位空遺下瘡痂渺無跡東山若是
與同時捶折其脛寧容之圓今病痛又相似放過從
教天下疑

送正維那歸華亭

無絲線子拽不斷正要并州快剪刀今既有之還不

用山僧贏得笑呵呵，只將一笑贈君行。無限青山送
又迎，到得華亭人不識，柳陰終日釣舟橫。

與陳兄

雲水四方人同居，九十日大光明藏中各各不相識。
月兔曉東生日烏夜西出，善現問瞿曇般若波羅蜜。

與朋寧二川

東山東遊形吊影，閉門作夏山房冷。兩士能來共寂
寥，人謂同風吾未省。總聞一笑巖穴驚，總外數峯清。
晝來不知祖道令，安危自撥寒灰出燒餅。

送妙侍者遊方

秋雨秋風如解事，忽送新涼到庭戶。道人明日先我
行，少立斯須聽吾語。龍蛇共路古猶今，魔佛同源水
非乳。滿世誰能辨正邪，入門且可分賓主。句中有眼
汝驗渠，棒下無私渠驗汝。好手雖然不犯鋒，橫身却
在鋒。銜裏象王蹴蹋驢，群空師子頻呻狐。類死道人
一等是精靈，大顯無功合如此。愧當十偈非賞音，喜
見獨行無伴侶。相逢休問來何從，佛壽之孫佛心子。

送僧遊天台二

天台五百尊者奧，盡秀峯酸礫更引秀峯禪。和盡向
橋頭脫賺初開蓋，裏茶花次散空中燈。爛分明不是

好心到者以何為驗若是具眼高流一見不勞再勘
天台五百尊者受盡秀峯供養更引秀峯禪和費他
草鞋拄杖初說石梁橫空次誇聖燈明亮元來不是
好心只要遞相欺誑煩公勘破歸來領過不消一狀
和趙超然二

鈍根阿師初樂小同一法中人怪笑白雲堆裏強安
身掣電機前爭失照業風吹下到天亭無著力處盡
力爭一朝力盡却自笑放下蛇頭擺手行超然居士
今龐老此日相逢猶草草不知船子下揚州更指梅
花開恰好開恰好慚愧東君解傾倒一枝倒把贈公

行擬行把住道道道

山僧當年活計小冷地不知人怪笑白雲堆裏強安
身石火光中多夫照業風吹下到天亭無著力處盡
力爭千歲靈龜退靈殼而今步步火中行超然居士
今龐老一笑相逢重撥草全機透出上頭關平展家
風且安好且安好走過市橋曾撻倒回頭築著老丹
霞咄這冤家何不道

喜溫首座至二

我昔識此老謂之定上座是時匆輩中箇箇道與麼
一別二十年相逢皆老大把手兩肩顛傍觀盡驚倒

逃遁行不進兒也
或幸苦意也

翻思往者言幸今欺得過若是在今日管取遭一唾
兩翁相對好機緣點在人人本命年方外笑譚無忌
諱夢中歧路說逃遁自從打破秦時鏡總是花開臘
月蓮或問兩翁年幾許尋常見喚首羅天

與撮藥曹道

當陽拈出大家看來處分明去處端總是諸人自遮
護先生豪髮不相瞞

與開道者

大悲院裏羅齋出十字街頭食水程肩上架袋無一
截草鞋落地作金聲

與明州茂上人

十五已前不得去寒木一尋生鐵鑄十五已後不得
住鐵筒鼻孔俱分付正當十五天然別誰管春寒與
秋熱拈起笠子爲爛光遍在湖南并兩浙

送川全之雲門

入嶺踏著披秀恰似倒食甘蔗前頭節節不同未可
只麼掉下雪峯玄沙黃檗鼓山東禪西禪是處波騰
嶽立隨方五位三玄一一從頭咬嚼要令首尾完全
雲門盡頭一節苦硬如咬生鐵一咬咬著舌頭洛陽
橋成兩截普賢隱身無地文殊倒退三千有問蕉作

何味附子出在西川

送德上人歸故山

泯泯衆人中不與一人共
闕介居閑房儼若臨千衆
是謂有恒人一心無二用
東山早嘗學身行而口誦
久之如善射縱橫無不中
魔外作姻親蛇虎爲伯仲
離歌無可言出此以爲送

送珍兄之黃檗

老倒空生言無旨的索餅
指泥食偈與擊俊流把得
劈面便擲如其不然分付
黃檗

和披秀韻與般陽明上人

衲僧一口劍莫問何年鑄
既有殺人威亦有活人句
說夢老瞿曇至今未曾悟
爲之子孫者果以何爲據
聚頭化城中自謂得安住
拋却金剛王記持死漢語
臘月三十日一字不堪觀
若驚吾劍在便解子與午
忽掛忽爲輪可見不可取
提出長橋蛟却是南山虎

與璨上人

參尋惟上士駿逸諒無儔
去住一言下東西拄杖頭
主賓能互換鍼芥更相投
忽登頂門眼西江水倒流

與勇上人

虎丘之虎老且死道人勇者乃其子
以其有子父不

亡揭地風聲猶在耳東山於其父子間為之道舊為
鄉里要人全機起乃翁據虎頭而收虎尾

與眉州遠上人

左握峨眉右五臺新羅與粥之閩齊朝來不省何方
去背却三門著草鞋

與通上人

行脚莫歸鄉枝節一條鐵庵居不說禪直以身為舌
莫歸剛要歸不說又著說張翁把研槌鍋中釣出龍

示僧

推出睦州擔版漢是聖是凡齊贊嘆十方世界絕冤

親不用藏身更吞炭

趙州狗子無佛性咬人更不存性命大悲千手不能
遮跋陀那龍側耳聽

有問西來祖意但與初僧巴鼻香林坐久成勞東山
睡多損氣

一箇端坐喫不足二箇同喫則有餘缺齒老胡曾未
會洞傳今古在吾徒

昔化傳真七錯八錯後人不明隨邪逐惡若是真鑰
黃金不博令人長愛李將軍一箭離弦雙鵬落

送廣南僧

神光三拜菩提達磨老安平生一破窟墮東山病漢
有箇什麼信筆寫出不勘自度丹山鷄鳳九苞文海
壇天子似驢大

送白上人還豐巖

我初不識丹霞師，邇來偶識丹霞子。却因其子識其
師，雲水相懸渺千里。空生不往豐巖中，丹霞不到西
庵裏。如何說箇相識來，理契即降休寐語。風前把出
贈行人，虛空稽首須彌舞。千載永巖一日春，懸水落
崖聲似雨。

送定勳二上人

定禪快爲師，于乳勳禪坐淨玉。無垢兩禪同居淵，不
分一日用之左右手。超方獨脫王老師，向何壁立今
何慈杓柄短長。鍋大小揭而示之，無可疑。未後更有
一句子，未省兩禪著何語。東山有句不敢書，恐著替
渠出山去。

和慈覺炊字韻并送蘭蕙

竹屋孤煙未斷炊，鷗盟歲晚不應違。五湖雲水座中
客，一沼芰荷身上衣。

蕙弟蘭兄本一山，莫如白下望長干。人間草木非其
對，留與芝翁到老看。

招南泉

一飯之微亦報緣蒲團紙帳在吾年道惟簡易人惟
儉遜乃嘉肥進乃遭問訊江頭白石佛願回足下紫
金蓮當年手種庭前柏歲晚青青欲入天

素上人為普賢辦供過溪上需偈予曰與普賢
有素未可無詞乃作五偈遺之歸山呈似道人

一笑

普賢願海君能續火聚刀山勿厭登更入人間煩惱
海自然觸處妙相應

素公初住峨眉寺遣化人間要話行借問話頭何自

得大都來處要分明

雞寒上樹鴨下水舉著令人長努此爾眾生不明顛倒

機祖教從來同一軌

保壽當年作街坊街頭撞著自家底而今豈是有遮

藏撩起清風殊未已

千邪堆裏容開手萬毒叢中許奪標不墮功勳夷險

外前頭寶所即非遙

華光墨梅

隔江遙望白雲村橫折梅花臥石根病眼難隨失端
的淡煙小雨復黃昏

石首蒲

僊裔來何許羅浮小洞天老僧忘百念相對兩脩然
水潔情惟潔石堅心更堅願持青苦節庶足永君年
書定兄宗派圖

虛名驚世刻舟痕迺祖初無一法傳流出胸襟蓋天
地只今子子與孫孫

筆頭定有鑪鎚地陶器諸方入正傳不許南泉誇獨
脫且教雷例作兒孫

觀僧作小字宗派圖

蠅頭細字集為圖瓜瓞綿綿走線朱虎踞龍蟠諸老

宿半牕釵日黑蚺蚺

寒泉洗眼看新圖字線岐分黑間朱妙似他方博棗
葉巧如九曲度蚺蚺

戲題消知客水墨圖

一身隨處得輕安老入蒼崖疊嶂間真箇溪山看似
夢却將水墨寫溪山

書覺往者空寂會銘後

白首儒生困路岐殘杯冷炙飽還饑一朝得意春風
下便把驢兒作馬騎

拄杖銘

黑似漆清而癯龍無角蛇有鬚契得之不自扶空老
矣乃用渠穿天台挑衡廬涵瀛滄吞江湖山水具默
然無突然出擬則透點須彌爲丘墟指牆壁爲文殊
快薦取勿躊躇是之外乃無餘

跋白鹿寄庵續寒山詩卷後

寒山忍寒哦五字不爲世間瓜與瓠寄庵續之則有
餘法燈擬之不相似拾得日暮趁牛歸豐干天明騎
虎去可憐辛苦油澆神年年打供國清寺

與雲上人

我今無別語方便唯一路古今賢聖人皆由此得度

無爲一加鞭只貴闊著步力行不中休理盡卽自悟
不見新豐老母在不歸去不見老趙州雙歸終不住
兩翁僧中龍千載乃一遇觀其入道初尚欲一味做
况我中下流日用更多事行行宜念諸青春易遲暮
次韻答靖侍者

一句忽截流千差俱失路誰爲三界師出生與滅度
一念忽到家大千無跬步誰爲九類生沈迷及省悟
向來先達人箇箇與麼去只今禪家流一一如是住
求其獨脫者舉世亦罕遇道人我同參豈不以此故
遺我一百言言言論何事北鬱打三更西瞿日未暮

和劉天啓對牡丹歌茶

優曇惟時迺現餘芳得暖爭抽誰肯不萌枝上折來
一洗春柔小智勞乎刻畫鈍根溺在熏修縱是根同
體一皆為蝶戲蜂游所以南泉一指頓開陸子雙眸
披秀因齋慶讚東山助出茶甌不是雲居安樂絕勝
黃檗中洲更看年年二月扁舟逆上春流

和秀峰

白馬馳經弄玉蹄雲中歸去不曾迷從今大事因緣
畢坐聽河聲流向西

教意拈來作麼看唐言梵語不相干更將祖意論同

別識取雞寒與鴨寒

才仲出示巨軸佳篇復惠新詩降嘆不已又似
欲置人於苦海中惟恐墮其計而不免次韻奉
呈

先生詞源真洶湧已如鳴鶴聞于天隋珠却把暗投
擲但覺驚捧蛟槃圓終須負鼎于明主况其致治如
烹鮮伊尹未聘獨耕野先生是以由居廬古人投筆
真不淺為有妙技非難捐風流顧愷雖可尚要之無
乃癡為緣願言自信龜手藥無使小子譏便便

送鷄上人

生兒墮地要著鞭無使長居父母前既緇其衣童其顛是欲置之於聖賢聖賢道大非小緣要當猛斷無遷延九萬編程脚下天一言相契猶未然要中之要玄中玄千人萬人得一傳東山說罷鷄出門祝融峯後湘水邊

送明首座并簡元故人

目山第一座江陰道人明披秀五年住衆中稱老成龍門吹毛子既峯空故人昨聞開定山問之乃其兄投機雷雨解操行冰霜清一點皮下血大千塵中經以公好兄弟增我朋交情新年拄杖頭依舊吳山青

譚間頰引及衰病老空生

甘泉惠石銚鄭才仲以詩見賞次韻酬之

老空煎茶器惟石石有何好空乃惜先生嗜好偶然同我久眼中無此客呼童活火煮山泉旋破小團分五白不嫌菌蠹賦龍頭便覺彌明猶在席

和才仲五字韻

豹變惟君子吾方見一斑君宜爲世瑞未用愛僧閑文出東西漢詩成大小山慈懃五字句乞我薜蘿間一身走四海未老髮先斑得住從緣住非閑亦似閑泉鳴堂下石雲起屋頭山不礙往來者無人到此間

漆匠王榮朱法座末頌

大鑑祖師曾指出拄地撐天黑似漆衆生日用多不知王榮代代承恩力承恩力皎如日擲地金聲更堅密兩手持來付與人一任高低酬價直

與淨上人開行和尚語錄

捏烏巨山爲筆蘸都陽湖作墨空中大書六字薦福和尚語錄若人一覽無遺山僧與伊齧肉

和無在悼惠書記

惠初不死而言死空本無情似有情手把遺書一揮淚秦溪三夜雨連明

憶昨同渠離汝水而今先我至天台後生有轉通身句悔不當初與道來

全死全生大法王能醫生死更無方乾或影裏封疆闊石火光中劫數長

前日有客陳墨梅者僕因誦高臺所作爲絕至於尋常墨綴處餘人用盡工夫不到不知圓公何從見聞客疑僕能之昨日袖紙相過苦求揮灑不覺令人失笑因戲作少謝盛意是中亦有墨梅請呈本際老必爲指出

高臺仁老今已老冷藥疎枝餘薄怒後來塗抹如牛

毛過眼番番泛於土不如十月江南行長條半落霜
水清水竟玉骨淡不俗宛轉自有騷人情惟公好事
心尚爾苦愛霜枝橫短紙不因作意寬作程少待今
年冰雪底

悼覺庵

石人生子便英靈胎髮未除先老成不讀五經并十
史一言纔出萬人驚
有何等語能驚衆三問渠儂三不知是我松齋會心
友或聞或見更無疑

鳥道玄關方打脫刀山劍樹又躋攀老來別得安身

法八面朱門夜不關

南華定兄訪予疎山臨分欲得作此

一滴曹溪水千江悉混流深期能遠到未可輒中休
知識隨方有禪林在處禡杖頭親探過歸路却相求

送吳居士

化緣架就留香堂之飯又飽留香衆明年入夏便歸
來三日一齋五日供普願雪山立雪從聖箭離弦萬
鈞重

送監維那弼侍者之徑山

佛日叢林我弟兄見來應是問空生謂如鳥石嶺頭

石送盡行人自不行

弼禪弼禪緊峭草鞋闊著步莫似山僧繩牀角頭立
地時徑山老人我知識橫膝休篋三尺鐵那吒頂上
喫一掣金剛脚下流出血別別辰錦砂兮未為赤

送澤監寺出嶺

我自入嶺來稱鍵落深井如君英俊流當以我為警
摩挲採水杖透脫飛猿嶺送別無所譚霜清溪路永

和劉天常見寄

足疾三年只杜門孤懷如月耿朝昏同風不昧言人
意此道當期老者論露地白牛純到角雪山香草細
和根蘇州未解吾家事夜對高僧無一言

送悟大師重造金剛

八大金剛常住世護佛正法令久住精藍金剛相先
壞欲令正法住為難悟禪致力扶正法故先成此金
剛王老僧嘉悟善用心說偈贊其令速辦

送妙修造

昔人架屋著閑漢同道嗔之不與語秀峯屋下沒閑
人不是起佛即起祖佛祖至大渠更起此屋黃金君
勿憚下山遍訪檀施門必有奇人咄嗟辦

送本書記住保壽

吳山道人真倔强氣吞佛祖無諸方飽參不數古韶
偃操詞不齒今蘇黃獨能以父事圓悟期於季世振
類網緣孰果能符素志要與乃祖聯遺芳金券揭起
益高價粟蒲突出重耿光弄蹄驢子驥莫及踢出保
壽今開堂三聖休更推僧出此公毒手難近傍咦

送忍禪遊方

人言祖意不可說未動唇吻先卷舌雖然說著也不
妨道火何曾口邊熱若作說會一重關不作說會萬
重山自家肚皮自家劃莫被傍人開眼睛忍禪少年
心踊躍買雙草鞋穿兩脚天台南嶽走一遭鐵額銅

頭須撞著

贈寒元節

十日中林足音絕凍雲不飛天欲雪剪剪溪風忽轉
霜天工似與遊人設寒驢風帽溪上來眼明一二僧
牕開地爐夜話月入屋竹徑朝行山放梅公家秦溪
富山水碧瓦朱甍空翠裏還家開取虎頭巖會見丹
霞訪居士

世途瀟去利名垢僧榻來熏知見香昭曠情懷陶靖
節清明風韻孟襄陽

家住秦溪紫翠間好山終日遶朱闌莫如馬上尋山

者到老不知身在山

和劉天啓拜留別

崇觀文章獨老蒼，後生猶及見堂堂。十年契闊形容改，一日相逢道韻長。盡啓軒牕供遠目，莫嫌蔬笋飯家常。願陪劉遠焚香在，蓮社風流有耿光。

相從無十日，相別又經年。爲問南來雁，群飛孰使然。

和彥正居士見寄拜勉定兄及再和夢石

學道窮年無寸勳，忘機似可置鷗群。謾勞長者開青眼，送與高巖臥白雲。機鈍莫酬摩詰問，鼻端終待郢人斤。歸來不寐思君語，洛澗寒泉深夜聞。

從容中道絕功勳，野鶴昂藏不類群。雙眼炯如潭底月，一身閑似嶺頭雲。撮來大地如粟粒，放去龜毛重九斤。三載相依話疇昔，我初無說子無聞。

貧家只有四立壁，分歲那進豪右群。方辨五言酬絕唱，又傳秀句入深雲。應機殺活生譚笑，信手方圓斫斧斤。無以險崖多困我，須防官府有新聞。

與嶽麓龜老

閩蜀限西南，中有同風句。今年台雁行，一笑果相遇。朝飯靈峯足，暮宿中巖寺。常恐溪漲時，阿師截流去。

送印禪歸鄉

秦溪青田十日程自彼到此小行脚念來三見楓葉
丹依然又帶天平錯問渠去矣再來無遊客雖好家
山樂我亦無家可得歸去去善為山路惡

漁家傲四篇寄夢石

說法瀾翻河漢渺天龍寂聽天魔悄憶昔母懷通夕
皎香風杳夢吞佛祖元非小擘海取龍金翅鳥從前
手段今誰曉少處添些多減少何遮表義成一切同
時了

一水遠連江漢渺薄羅輕捲西風悄隱隱雲端月初
皎煙波杳虛徐一葉歸來小兩兩三三江上鳥相看

慣也情相曉占得春光應不少無邊表生涯只在鉤
頭了

人問漁家何漂渺自言居處更幽悄午夜月穿蓬牖
皎秋聲杳興來應恐江湖小荏苒流年如過鳥夢殘
又是江天曉擲鉤茫茫天底少絲綸表離鉤三寸知
誰了

鶴髮翁翁來處渺沙寒水冷魚龍悄但自碧潭孤月
皎風期杳六鼉一舉宿嫌小短艇夷猶波上鳥一聲
款乃湘天曉澤國知音今轉少江湖表白鷗有約翁
歸了

送僧行脚

趙州送人曾有語有佛無佛俱莫住若是金毛師子
兒他家自有通霄路因記雪峯行時九上洞山三
投子被風墮豈渠不收蓋天蓋地從此始兩翁從此
跡已陳後世事之如事生道人既是後來秀千里脩
途宜力行勿賢前輩轉自己當與兩翁爭重輕我如
老馬雖伏櫪喜見此行猶更鳴

示澤監寺

雲門山澤監寺對空生出此語書偈及傳衣全非衲
僧事等閑透出雲門關赤手要縛南山虎三寸絕除

能再來凜凜威風驚海宇

書知微偈後

醯雞負須彌瞬息九萬里彌猴對秦鏡一一總沒尾
生平五湖心短笛秋風裏借問魚有無夜涼天在水
寄拂柄與知微微不受兼頌附回後有僧請益
故答之

火中駑馬變黃牛不見全身露兩頭龍樹馬鳴齊卷
舌山僧親爲說來由

送本首座還梅州

病夫獨臥雪山雪抱渴惟思梅嶺梅歲晚犯寒宜好

去新年忍死待歸來

信道姑見佛日大意

信是有髮比丘尼東山不及渠一著聞說佛日嶺外
還不起公憑便行脚

寄信上人

一餅一鉢且隨緣此事時時強為宣知已不來春自
老孤峯皎月對寒泉

獨宿省堂告友人

秋瘴驚寒却自平匡牀獨臥四無聲涅槃堂裏通身
句永夜孤燈一點明

懷友

一牛鳴地竹橋西成趣生涯有菜畦二度春歸憶君
別亂紅如雨暗前溪

仙翁初不記年華食罷蟠桃又著花只在人前人不
識藍溪流水兩三家

寄谷堂老

谷堂去我如許久病起諸峯瘦入天放髮齊眉幾又
至幾時歸叫老風顛

送光兄之百丈兼呈山中禪師以當書矣

不疑汝未徹端的若為分寶劍寒光動桃花雪裏春

中夫...
之...
之...

生涯一物無坐對方來客有問不違伊向道庭前柏
送善兄還洞山兼呈方丈

洞山好佛貴兼尊老歲才方得入門留得中心者些
子而今著力有兒孫

一書遠寄雲中舊五偈仍觀雪子吟且喜新豐消息
在南方滿眼是叢林

謝龐道惠茶

冰雪心腸獨老龐一枝春信果無雙
芳堂客散熏爐冷有味無言日轉總

本老昔住此庵今出世再過山次日出諸偈頌

乃和之

白溪長柄向來杓瑞世優曇今日花到我住庵無此
瑞只將溪水煮山茶

僧上蜀絹毛段不受以偈謝之

關西毛段蜀川絹萬里持來恐亦艱謝汝慇懃復歸
汝老僧布衲得遮寒

送澤上人

出入叢林成歲月養成大樹沒根栽東山老矣病且
羸為蔭為涼待後來

容茶頭為本無庵道根頭隨求偈

道本無根却有根根深枝葉遍乾坤不知根本深多
少往見頭陀試問看

與通上人

迷時翻手迷為悟悟處存心悟是迷迷悟兩忘歸路
盡皖山深夜老猿啼

送僧歸四明

跋鼈三年病一書千里心冤家客可避到老也相尋
送曇上人遊方

昔人有言生處樂東山何勸人行脚殊方異域走苦
辛峻嶺重關多險惡東山往昔被賺來故就于今拔

本著問渠端的何處生一言解却通身縛

題石室并和澹庵

野桃欹岸竹連雲石徑縈紆到洞門花落莫隨流水
去恐人認此是桃源

石門有路建隆初樹老崖荒路欲無我以多生巖下
住到門先記石菸菟

山日輝輝雲細細石渠淺淺竹疎疎珍禽引客飛還
住靈草忽香尋却無

百里尋山但宿春欲留未得去還慵東風莫使歸帆
飽放我中流認九峯

要識停厨第一方，爲空石廩著黃梁。明年便入巖中
坐，五偈先來作定場。

住如止水動如雲，去住無拘是我門。又舉杖頭千佛
刹來藏海上，小桃源。

驚蛇斷路我來初，鉢掛藤梢物物無。只向無中成活
計，應門童子兩菴菟。

夜雨滴階泉淅瀝，青煙遶屋樹扶疎。異時有問碧巖
境，舉似酬之莫道無。

黃陳五合不勞春，食罷無營一似慵。麋鹿往還溪上
路，白雲開合面前峯。

來年四色更多方，憂水憂風憂夏糧。未必澹庵能快
活，隨身干木便逢場。

戒庵主示諸老船子圖偈贊因與之結緣

我笑華亭老虛舟，漾明月撞著問津人。萬劫繫驢極
開口，贈兩橈老婆心更切。回首與翻身亦未爲，剿絕
那堪鑊頭邊。而今有斷絕老戒不放伊攜之，八閩粵
到處出似人。幾箇知時節空也，心膽麤戒戒勿漏泄。
離雲居寓九僊寄無在。

癡雲翳目不肖散，一雨一風行路迷。好山但自著孤
兔，百城孤客其安之。朝來喜事遽如許，高空卷雲風

掃雨徑須呼我木上座去探大雄山下虎

和可上人

夢裏身投九澤鄉共驚日月去堂堂江湖亂後人雖
健鴻雁不來書亦亡訪舊悲涼山起霧得君譚笑目
生光犀牛扇破犀牛在宜有清風可播揚

答宜禪頌見謁

宜禪謁老空先自著便宜分明金彈子博得糞巷兒
把得急拋下堂堂空手歸前路逢人問如何舉似伊

過疎山化士求偈

南來雨宿仍風食蠶溪鬼洞三年還叢林龍象老杓

死處處鐘鼓空雲山獨聞疎山有尊宿不減當年矮
師叔欲求法兩洗蠶煙正恐齋厨窘炊王道入忽從
山中來要乞上方香飯回我方癡坐視屋壁毛孔要
須香七日

送泐潭化士

大智承當三日孽丈夫志氣豈雷同飛鸞渡水急於
箭喝下教伊不敢東

不道二方遭毒手更持一鉢訪空生空生亦似把不
住放出瞎驢隨隊行

瞎驢無足尾過頭蹴踏乾坤勢未休大寂馬駒追莫

及滄山水牯豈同流

送油頭

十分親近見還遲
放去公渠自發機
他日歸來如點
著昔天無處不光輝

明星時時出現衆
生日日成道如何空
王殿前多是
點時不到

食葦

朔風吹雪排疎檣
敲冰汲水淘香粒
前村老樵餽法
供深壑病夫精
勤誠耿耿黃耳擁
秀色不約喜氣鍾
柴荆隆隆沙縉
漚起滅點點釜口
風雨爭嚴行禁謁

戒俗客約束從事煩
庖丁老饕寓意前
具辦宿衲得
路豐頤頰中林雪
月皎戶牖一飽對
榻雙眸明五侯
之家政自醉我困
欲臥聽松聲

送宜川

一氣萬化之所鍾
眼處不透花重重
達人於中有大
觀得處何止如雞
蟲倒介鼻息作雷
吼佛祖望之猶
縮手擡頭三世才
曉昏過眼千差孰
妍醜孤雲爲伴
鳥助歌沙鷗起舞
魚吹波世間憂樂
如我何病夫聊
示見其多

送廣州達珠二化士

凡物不達何施為惟其達者深所宜如珠走槃自圓
轉影迹不滯孤光隨良由水達舟船通道路達則車
書同心境達則機用活事理達則人法空至於真達
不疑處鼎鼎舌頭無剩語殺人老賊今放憨喝聲雷
送番禹兩

二龍爭珠不必求頂上之珠何足留摩尼之珠不必
識衣裏之珠何足收廣南自有鎮海珠白月黑月分
形摸無求無得珠不露罔罔壁月生珊瑚而今四海
呈珠者俊快不在仰山下若謂縱橫不犯波爭奈龍
王按劍何

驚鼻毒蛇橫古路切忌當頭犯梁怒犯時性命俱喪
亡不犯依前無避處更有木蛇隨後來草中毒氣觸
還乖山頭老漢遭一螫至今負痛聲如雷痛聲撼動
大庾嶺直至海南人猛省面前公按甚分明莫負東
山水上行

木毬轉處橫身去按住毬時須款步定場戲罷急翻
身莫來攔我毬門路五洲管內人再來無毬可放莫
生猜朝來打鼓普請看未見當年人斫牌廣南人自
有佛性試攜此語辨邪正巖巖象骨摩蒼穹凜凜四
面生清風

東山到溫州，僊巖覽安楞嚴姚郎中故事。安初讀楞嚴經，破句悟道。後接姚郎中，以梅潭水聲悟道。東山拈去，大小郎中可惜埋向僊巖山中。遂說偈，仍贈僊巖監寺。

一旬渾淪忽擊開，銀山鐵壁絕纖埃。至今千尺雷霆水，大與姚郎雪屈來。

休於言下覓玄微，去却人間是與非。得意不從頭上過，摩訶衍出租師機。

港口呼舟載月行，月中回首望巖肩。直憑懸水通消息，莫作中宵風雨聲。

覽天童示寂偈

太白峯前青海尾，一目秋光彌萬里。漁翁醉入蘆花深，白鳥不飛天在水。

答普賢夢石紀夢授觀音偈拜序

紹興己巳二月二十七夜，夢僧捧一盆水，水中有二石，因取中一石視之，乃觀音菩薩像也。及覺，猶固握在手，未幾德雲夢石老書至，乃以梅檀觀世音像見授，其祥異符合如此。因書所夢奉呈夢石，夢石遂作紀夢一編，某又於菩薩前燒香拜茗稽首說偈，小答二大士付授之重。

補陀大士觀世音位超灌頂佛長子不取正覺不涅槃大慈悲等衆生界以如幻智入我夢示身為石令我取入手光嚴覺卽無無中度我觀音在俄而夢石一信通授我大士栴檀像空無定居懶墮久禮敬供養心常踈云何大士與夢石不付他人惟付我譬如良醫視患衆各隨其病授其藥空今病處正在懶是故二彼用同時慈力欲我如觀音一身普現一切處辯才欲我如夢石一法圓成一切義懶無根蒂當處平道有萌芽隨念云何觀仁意乃我願敢不再拜而欽承惟願菩薩大慈悲受我少分之供養戒品為香萬行花勇猛為幢堅固座願雲定水功德山慧燈智日清涼月所陳妙樂皆法喜所列珍羞盡禪悅一一遍滿虛空界念念出我清淨心心無所住供亦然則名爲無盡供普願我等諸佛子見佛盡作如已想而無彼已同異心乃至夢中亦如是雖恒觀世間如夢而能廣作諸佛事雖常觀諸法如幻而能力轉大法輪當知如夢如幻法非眼境界惟智境東山說偈夢石紀見者悉成無上覺

偈頌終

法語

東山以天為笠，大地作繡草鞋，須彌山作條拄杖子，奉送深禪行脚，便請繫帽草鞋，拈起笠子，橫擔拄杖，直入無垠，右眼中行，一步歷百億佛刹微塵數世界，參百億佛刹微塵數善知識，若也歷得遍，參得透，又須入左眼中行，一步歷千億佛刹微塵數世界，參千億微塵數惡知識，若也歷得遍，參得透，更須知無垠頂門上，一隻眼遮，一隻眼近，之則遠，向之則背，擬之則差，觀之則瞎，且作麼生入？若入不得，此去衡陽峯下有佛日妙喜老人，汝若見之高掛笠子，踢脫草鞋。

拗折拄杖自當得八

玄沙白真覺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真覺將三箇毬子一時拋玄沙作斫牌勢真覺曰爾親在靈山方得如此玄沙曰也卽是自家事東山曰玄沙大用前頭赫殺人後頭笑殺人而今到性塔主大用去也忽若三毬拋時又如何祇對但張起燈燒起燭爾親在靈山方得如此却拽轉燭照看真覺面皮厚多少東山與麼只是將性塔主家常底拈出未爲大用若要大用現前直須下山一回始得傳揮自江南入吉山每每訪弔善慧閣人今歸乃出紙

請法語於子予笑而問之曰法語之作古無有也古旣不爲今人爲之汝觀今人何如爲宗師者有如馬祖黃檗平爲參徒者有如百丈臨濟平傳曰不如也子曰法語旣盛行天下宜乎具越格超宗眼目者倍萬古人今人反不如是盡餅不充飢耳汝適來登善慧閣因甚踏折釋迦老子脊梁骨釋迦老子害痛走入摩竭國掩室去因甚不覺汝旣不覺此去江南妙峯山中有慈覺和尚汝若見之必爲汝說昔隆慶閑禪師師事黃檗老南統要具載與南相見機緣時南會中皆龍象如雙嶺順泐潭英最爲宿衲

每對之橫機無所讓南公在時衲子爭歸之熙寧元
豐間出世示寂殊勝事尤多迨今叢林仰之如在乃
福州古田卓氏之子也自爾卓氏子孫世多學佛今
巖上人是其一巖依吉山和尚為弟子吉山乃南四
世孫也道不減於南而巖之望閑亦不到遠要知南
與閑相見時事麼只是吉山家常用底是什麼物若
見未得且趁色力康健行可一遭

東山癡鈍漢常謂兄弟曰世間無難事特人不發心
耳橫流難治莫若洪水大禹疏而東之高廣難動莫
若王屋大形愚公卒移之如蓬萊弱水之不可濟功

行

行到者如履平地惟佛與祖至難跋及而上根智則
證之於一念敢問忠禪此心此念從何而發若也遲
回且與真覺塔下化油

建祖禪人問東山拈古山曰拈古之法無他只要眼
正有出古人手段若只到古人田地亦動他底不得
先德雖謂之公按欲後人就其節文輕重而斷之使
恰其宜然亦不只於此汝不見世間造泥孩兒乎或
捏聚擊碎或擊碎捏聚為之心肝五臟為之眼耳鼻
舌衣服鮮明機關動轉見者隨其好醜愛惡而形之
語言造之者方且袖手仰視而不知其為泥孩兒矣

若能如是乃可於古人公按中出一隻手若見他心
肝五臟不得捏聚擊他底不破切不可動著然則東
山此語不獨施之於拈古會麼祖侍思東山曰我與
麼弄泥團也不會乃喝出去

真讚

世尊

悉達纒生便自尊無人剪此葛藤根指天指地虎投
檻說頓說圓羊觸藩室利逼之輕出手韶陽打殺略
知恩東山門戶大無外留取提鞋及灌園

達磨

香至國王之季子般若多羅之克家六宗既正西軋
眼五葉來開東震花根源直截無文字皮髓分張有
等差却怕老僧行正令急攜隻履返流沙
一出南天竺平欺震且人九年皮髓盡冷地忽翻身

不思折却當門齒更向空棺遺隻履而今脚下知幾
何不是當年留下底敢問如何是當年留下底

二祖

缺齒老胡不敢說一夜漫天三尺雪神光初只立齊
腰大地到今寒徹骨寒徹骨金剛扶起泥人佛懃歌
漁唱樂昇平靈芝瑞草年年出

觀音

此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於一身現千手眼明乎
無所不照無所不明東山老漢不免隨泥作佛南無
觀世音菩薩南無大慈悲菩薩

靜處藏身動中跳出全起滅心為自在力耳聞不知
眼見不識天下人稱圓通第一

此大關士願力和深初無自相隨衆生心或以土木
至於縷線但有少緣悉皆出現終不自言我出於誰
惟令見者默爾知歸

一香一華性稱惟讚潮落海門風生彼岸

龐居士

要識龐家箇老翁東山壁上之圖是手攜長柄竹漉
籬犯寒曉路南昌市市心躡倒靈照扶則川斫額丹
霞呼襄陽耆舊風標在留與禪家作殃害

真覺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大坐當軒取意描眼上安眉猶
不薦面前毬子更相饒

德山師之師巖頭師之友有是師有是友而負一千
五百人善知識之地而於法道大成也宜矣至若開
雪山則忠懿閩王為之檀越辦眾事則興聖國師為
之服勤定其宗則有雲門偃正其派則有玄沙備自
餘稜展勁乎鵝湖鏡清流皆分光四海若揭日月鳴
呼威哉瞻之仰之救入老賊面前毬子并賊捉獲

草堂

此大和尚叢林先覺衲僧性命出其掌握問北指南
愈病勿藥驚起三聖瞎驢趨倒趙州略約惡四海緇
流爭名邀

此庵

此據胡牀捉塵拂老和尚惡手段不可近傍曾將千
五百斤鐵枷頓在山僧項上而今筆下見之亦自心
驚膽喪得人一尺還人一丈願以此百億佛刹微塵
數不可說劫為之壽量於其中間荷負楊岐重擔倒
跨三脚驢兒奔走四海之龍象

毬堂

四衆之師萬星之月爲照爲明如行如說承其光則
器器皆圓得其心則塵塵無物及其瞎却衲僧眼倒
握麈尾拂則叢林皆謂有老黃龍之體裁備頭陀之
風骨

夢石

王母夢中石佛象骨峯前驚鼻僧蓋基布閩山神秀
盡鍾於是提石蛇與奪出其掌握居德雲大千乃其
遊戲使著書輔教則聯珠貫璧不作道原作作靈使
儼臨萬衆則雷轟電激不爲德山爲臨濟天其有意
於斯文則無使袖手雲山文麋鹿而混吾曹於此世
久不能無所慕

谷堂

冰出水玉出石破鏡出窠母遭食宗師得法佛祖避
席正令當行十方辟易耕者驅其牛饑者奪其食龍
驤虎驟鐵眼銅睛到繩牀角頭則不寒而慄有此體
裁具此作略是真臨濟見孫黃龍頭角東山與麼讚
之何曾一字讚著

子常對人言谷堂老子人類精奇，緇流標格若挽置
江湖之上，予則謂之為山道人。慕詰若任其棄掉之
能謂之飛山宗。一至於江湖不涉，棄掉不居，子將望
洋向若而失，又欲引誰為等匹。

真歇

碎丹霞不傳之印，起洞山已墜之宗。雷聞一世奔走
四方，此大唐國內家至而戶知。不假東山發揚，獨自
涅槃後大人之相，又屬其賢子孫之承當。東山只得
炷香再拜慶師，有子而洞水流長。

楮庵

橫柳標據此座者，長蘆夫跳竈之子。天衣懷的骨之
孫，抽一顧而瞎其正眼。用十無而誑彼後昆，說法則
雷轟電激乎仰山之上。入滅則霜清月落乎連水之
濱，是謂楮庵和尚。而般陽老明提耳之師也。

淨信道人

入淨信心宗，則無俗不真。得幻智法門，而有佛皆子。
視人間為切利，天宮坐平蕪。乃臺山路上東山晚識，
此婆蓋因其子止庵道人幽巖和尚。

如一悟空二居士

如一亦不如悟空空，須得悟誰家。一對鴛鴦萬象

之中獨露

鬪驢

皮膚脫落盡骨節有如許未即化泥塵且更相撐柱
一味五味禪子差萬別語問著如紡車而今較此子
較些子汝等現前齋聽取
得些皮肉大家快活沒些皮肉一場冷落舜若開顏
那叱發惡萬里神光猶較些一物長靈渾大錯錯不
錯切忌無繩而自縛
假以四大抽之一機空無作相動轉云為有能曉了
成佛無疑何待如是然後知非

終南山入定獼猴

方得其樹萬壑千巖至石休復屹若終南呼之六
奔爾不應惟彼呼者乃出其定

八風

八風無根當處彰一為熱惱一清涼亂城影裏金剛
眼傀儡棚頭古佛場與世推移元不動隨入夏喜竟
無妨可中若有纖豪許物我相持意未忘

書簡

辭使府劄

某伏蒙判府安撫龍學侍郎留神至道誤採虛聲遽
引名藍付之鄙樸感幸之深出於望外念其雲水一
身脫落萬事早塵江湖晚歸乘梓連年疾病餘息僅
存分甘老於山林跡不入於州府而又賦性迂疎無
所堪奈若使應世住持則如置禽於籠置獸於檻雖
日飽其芻粟而念念不忘脫去縱使勉強諒無能為
適從上累深仁下渝素守伏乞惻然憐其野性縱之
長林豐草以遂其生則某之幸大耳所有疏帖不敢

承受伏望鈞慈特賜矜察

答妙喜

某稽首上狀雲門妙喜老師，凡下今月十四日俱侍者。入山出十月十五日所賜書焚香拜讀如侍座隅。親奉誨旨，驚喜交懷，言不能論，敬承冬寒比日尊候。動止萬福，圓悟禪師遷葬法門，殄瘁四方，禪流同增悲愴。况某素獲參侍，此情倍萬他人。但江山變阻，不勝時中慰疏，負愧無量。伏乞垂察，閩山海隅自玄沙雪峯數老之後，寥落無人。今得妙喜說法，其間閩山增重。九日禪流望風加敬，某孤蹤所至，滯留恨未即歸。

座下朝夕，但有瞻仰，常記在甌峯雲門。時屢蒙妙喜指令，謁草堂和尚。是時為兵塵隔絕，別後常切在念。故去春自曹溪指疎山到臨汝，遭時荒歉，遂贏糧入山。日夕啓叩，雖焦芽敗種，不能發生，敢不勉強圖報。知遇之萬一，又蒙問及見祖師後消息，其到時恰值曹溪水漲，不曾入得南華門，亦不曾見祖師。只是來疎山，失脚踏著木蛇子，親遭一口去，死無幾。今者痛定悔不可及，非素荷愛憐，不敢輒露醜惡。乞勿語入，幸甚。草堂老人者年八十一，視聽飲食如舊，閉居門戶，無限來者應之。其六火間深入瘴鄉，抱病歸來，志

力衰微非復往時但思故山深處閱藏教理廢圃送
此餘生非晚定為是計歸時當取道過庵垂拜求教
而行歲且盡氣極寒尚遠參待伏乞上為大法陪保
崇重不備

與雲門求侍者

某頓首上記無已賢友隆冬苦寒伏乞庵居逸豫道
福兩勝作別忽忽六年中間避地居無定所各不相
聞去春來臨汝訪諸相識間或言歸九華結庵近方
知在溫陵俱侍者來雖不得書俱能道大槩亦足喜
慰江西叢席殘破後至今未有振起之者法門衰落

如此為之奈何三五年諸老柶率多入閩海隅陬邦
為之一感雲門雖庵居道聲獨出聞閩中奇秀飽參
兄弟多歸席下名公大儒咸預徒列使江湖間識與
未識者無不景慕况不肖兩親函丈素荷提持此心
又可知其昔在甌峯雲門時且不識妙喜嘗私謂只
是辯口利舌一味孟八郎奪入蓋入換人初無實處
及避地南方大病幾死定省起來始疑著妙喜及參
待草堂方知妙喜今既放過此段大事盡屬公等耳
不見許時計今所得去入益遠有兩則語常切有疑
如巖頭德山密啓其意只得三年謂果有意則後來

參學人合知之未識當時所啓者何意謂果無意何
得昨日與今日不同三年果化去為或預知為後偶
中此未明者一又雲巖遷化道吾得遺書示衆云雲
巖不知有我悔不向伊道且雲巖藥山正續謂其不
知可乎謂其知道吾抑之又可乎其必有深旨此未
明者二吾友蘊卓識竒姿種草不凡又從妙喜遊最
久於此决無疑滯倘不見棄因書幸疏示實所願望
衰病非晚入閻當圖款集為法門珍愛臨書但增仰
之劇不宣

答普賢

某浴目再拜上稟普賢夢石老師兄十日中兩拜教
賜諄諄以觀時善應為諭仰荷慈悲至感至慰仍審
即日春寒尊體動止百順某不善藏護致有今日之
命方茲戰懼如夢跳千仞坑若跳得過翻身開眼展
脚一笑便是無事人跳過跳不過皆夢事初無損益
其如跳得過為快何以空住雪峯便是歇後鄭五作
宰相呵呵老師兄且莫臨崖攢人不是好心堂頭老
子早招得湛庵來助拳殊不知空是箇鐵漢第恐此
老無鐵拳頭耳更望以此語彥忱勿望師兄住院不
是好事設合吾聞千五百寺為一雪峯於空何加千

萬見亮坐客修布甚疎後五日跳得過當有捷報不
宜

某頓首再拜夢石老師兄春氣暴暖此日不審庵居
道候如何正月末辱書并法華二義庵頭無事時時
得以究味是真光明廣大之賜後復有入以七寶滿
閻浮提奉施東山曾不若二義一箇之字嘗謂此義
非夢石不能問然非夢石亦不能答皆出自己眼目
發明先佛不傳之妙更不援引助成其義如所謂世
間出世間一切法義各各解脫各各平等初無差別
同異凡聖有無謂之差別同異凡聖有無者衆生識

情爲之分別也此發端便見手段不同至雖二萬佛
均一名字何得謂之同同且不可得况於異乎當廓
之智眼則法義昭然而無隱自首至尾無一字一句
非統諸佛降靈之本智使羅什生肇輩再出頭來亦
當拱手况其下者乎山中兄弟輩得之傳以爲勝事
夢石雖端居一庵利及叢林者多矣正月二十九日
堅上座自衡陽歸來得妙喜老書此老名雖未脫罪
籍其身甚安樂道愈光衡之伊山開福花藥三院與
之館參徒無事即騎馬入三處坐方丈與之入室普
說來者皆湖海英爽有志之士是臨濟一宗未至委

地矣來書頗怪東山不有以安樂法普施未安樂者
勸無作末後斷佛種性人殊不知東山於安樂法未
曾夢見只是喫飯屙屎無明煩惱底老比丘兄弟輩
到庵不遭折去卽喝出何曾有少安樂到伊此妙善
不知東山故有此說話夢石知之可以發一笑也去
年臘下因廣化直指寄拈古來近日湛庵又見寄不
免也趁讀拈提得數十則以酬之上元日深書狀出
嶺亦嘗錄呈妙喜老子今夢石更爲看過無端遠遠
來納敗闕似東山這敗闕非二老面前不納三月又
半未拜見問仰真慧時善加調重

與劉澤之

十二月初三日某啓上道支劉澤之諸公足下冬寒
比日體道端居諸况何如某昨遊上州首見公於大
中精舍及寓圓融而公率諸同道時復見訪空癡鈍
一老僧無他長不知公等何所取而懃若此得非澤
之諸公曩於吾佛法中植大信根現作長者居士優
婆塞等身於末法中與諸比丘傳佛心宗者相爲表
裏使正法眼藏承承不絕而然不爾又何爲孜孜汲
汲追逐吾輩於閑曠寂寞之濱如是其懃耶幸甚幸
甚今時入佛法中著道服稱道友者率多間巷擾擾之

人因地不真所習惟近脫或從入又皆今時說葛藤博飯喫底流俗阿師即以已解誤他道流一執為是牢不可破到處裏馳騁只知爭鋒唇吻輕忽上流品藻當代或則硬地打坐認無相無形湛然不動彌滿六虛以為本體不然則一切掃除不存不立佛祖微言指為剩法不然只據目前光明烜赫拈得便用見得便說或守今時為日用那邊為空劫空而常用用而常空為宗旨似此異解不可具陳聚為徒侶密相傳授佛法之微蓋由此也昨見澤之諸公皆有從上長者居士之風而無今時短販掠虛之習所以期諸

公於大法中有大開悟發明正見具大智慧負大力量植衆德本作大利益無得一法而生滿足無守一善而自矜伐勤求正法曾無休息當如善財童子深達實相善說法要當如毘耶老人心佛無異要見即見當如解脫長者財施法施隨意出生當如明智居士三十二應十四無畏當如觀音菩薩得菩提記次補佛處當如彌勒世尊從上來事只在而今一念相應現前受用時寒未緣再見一書普同問訊

答靈空老辯韓書

夏初得書寄釋氏辯歐韓說一冊反覆究味靈空可

謂今之仲靈也。其常怪天下之士不體乎大公至正之道，各安其私，合為吾徒，離為彼眾。彼說而此不信，此說而彼不然，紛紛紜紜，務為多言，以相排斥。惟得其正者，能平其心，而無彼此之異。若靈空老可謂得其正矣。既得之，似不當與之辯，以明乎正。方吾佛在時，大力之魔，不可以萬數計，皆欲尾碎吾道，而後已。及佛滅後，法行二千載，而不移毫髮，此其故何也？是吾佛之道，卒不以勢力排，而語言沮也。如唐之韓愈，氏本朝之歐陽子，皆著書力詆，以其為害過於揚墨。若二子之文章光耀一世，宜當時之人皆從其說，而

惟當時萬乘之主，視之為何如？如同朝元臣，國老識真之士，以之為何如？而天下之人能盡變其心，以從之乎？無也。雖然，二子有區區之心，推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殊不知堯舜禹湯之心，佛心也，不得其心而尊之，如人終日譽天之高，日月之明，天無所加，已日以勞，不若體天之高，懸日月于胸中者，雖無言，入信之矣。嗟乎！二子非獨不知佛，是亦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况吾佛之道廣矣，大矣，無所不遍矣。梵釋諸天，修羅龍鬼，他方國土，恒沙佛刹，百億須彌山，百億四天下，至於香水海華藏世界，重重無盡，無盡。

重重情與非情莫不頂戴而奉行豈一人不知一國不奉便謂無佛可乎欲使其無是病狂人惡太虛空闔戶惡排不知空在其室矣假使滿世文章勢力皆為歐韓其如佛法何靈空可高枕無以二子芥蒂但於楊歧一味栗棘蓬飽滿方來是所望於靈空也

答余才茂

向辱惠顧荷愛之厚別後又承枉書益自感愧某本巖穴間人與世漠然才茂似知之今雖作長老居方丈只是前日空上座常住有無一付主事出入支藉並不經眼不畜衣鉢不用常住不赴外請不求外接

住緣而住初不作明日計才歲既以道舊見無故當相忘於道今書中就覓數脚不知此脚出於常住耶空上座耶若出於空空亦何有若出常住是私用常住一涉私則為盜豈有善知識而盜用常住乎公既入帝鄉求好事不宜於寺院營此等事公閩人所見所知皆閩之長老一住著院則常住盡盜無已有或用結好貴人或用資給俗家或用接陪已知殊不念其為十方常住招提僧物也今之戴角披毛償所負者多此等人先佛明言可不懼哉比年以來寺舍殘廢僧徒寥落皆此等答願公勿置於此等我輩中公

果見信則他寺所許者皆謝而莫取則公之前程未
可量也逆耳之言不知以謂如何時寒途中保愛

雪峯空和尚外集終





